

用生命守护“半边天”

记济南市第九人民医院“灵岩学者”孟祥峰



名院名医

济南市第九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孟祥峰,从医20年,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为女性患者撑起了一片天。他常说,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是他最大的快乐。2012年2月,孟祥峰被济南市卫计委评为“三好一满意”先进个人;2013年担任山东省抗癌协会妇科肿瘤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;2014年4月,被济南文明办评为爱岗敬业类“身边好人”。

►孟祥峰正在查看病人病情。



文/片 本报通讯员 董艳艳

做手术犹如武林高手

1996年7月,孟祥峰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,后被分配至济南市第九人民医院妇产科。孟祥峰说,他刚参加工作时几乎可以用“煎熬”来概括。“那种‘煎熬’主要来自外界的眼光。门诊时患者一推门,眼瞅着是个男医生,都会咕哝一句‘怎么是男的啊’,转身就走。还有的患者觉得害羞,就诊时

往往不说实话,甚至有意隐瞒病情,这才是真的难办。”孟祥峰说,作为一名男妇产科大夫,他从没为此退缩和消极过,他明白患者需要时间去接受。

经过不断努力,孟祥峰逐渐得到患者的认可与信赖,主动找他的病人越来越多。在同事眼中,孟祥峰做手术犹如武林高手——刀法精准、手法利落。一台正常的剖宫产手术,他只需30分钟就能完成,关键时刻有他坐镇,同事心里都很踏实。

业务上,孟祥峰不断钻研学术理论,和科室人员先后开

展了根治性子官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、无脱垂子宫经阴切除术、子宫脱垂及阴道壁脱垂术等科研项目研究,特别是腹腔镜卵巢肿瘤手术、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、阴腹联合子宫切除术等微创技术,填补了长清区在该领域的空白,走在了全市前列。

把患者的事看得比天大

为产妇平安,抢救危重患者,孟祥峰以病房为家,视病人为亲人,通宵达旦加班,耐心

细致做好每项工作,不给患者和自己留遗憾。

有一次,一位晚期卵巢癌患者腹胀便秘明显,孟祥峰亲自为她灌肠,换药,鼓励患者战胜病魔,并把电话留给患者家属,有事可以随时找他。有时患者家属半夜给孟祥峰打电话,他也顾不得白天的劳累,第一时间赶回医院为患者诊治,患者家属非常感激,执意要送他一些礼物,但都被他婉言谢绝。

孟祥峰曾接诊过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,腹痛、坠胀感已有几十年,总认为是慢性炎症,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从未做过检

查。经孟祥峰细致地检查,超声检查显示这位老人腹中长了个重约5斤的卵巢囊肿,需要手术。孟祥峰安排患者住院后,老人非常怕做手术,情绪波动大。为此,孟祥峰与她耐心交流病情和手术方案,打消了老人的恐惧感,拉近了与老人的关系,老人感觉孟祥峰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,也就不再害怕手术了。

孟祥峰亲自主刀,尽量用小切口先将囊肿内液体抽出后再做切除,手术非常成功。术中,术后老人几乎没有感觉到痛苦,困扰她几十年的囊肿痛苦终于被消除了。

我的发财梦

□陈莹

三十多年前,我师范毕业,被分配到乡镇中学当老师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改革开放大潮席卷全国,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方兴未艾;个体户亦如雨后春笋,纷纷拔节出头。

那是个奇迹频出的年代,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。昨天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老农民,几天不见,人家摇身一变,成了“企业家”“万元户”。有人天天抽带过滤嘴的名烟,喝原瓶装的好酒;有人一改过去土不拉几的装束,穿上了西服洋装,还在毛衣外面打上了扎眼的领带;有人买了摩托车,跑起来呼呼作响,风驰电掣;还有人更牛,坐上了“大头车”(双排座的小货车)、“帆布篷”(吉普车)。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口号,鼓动得多少人热血沸腾,跃跃欲试。

我虽然吃上了“国库粮”,端上了“铁饭碗”,从事了“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”,成了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,但工资水平很低,尚不够上一个能干的妇女去海滩筛沙挣得多。省吃俭用攒两年钱,还不够买一辆自行车。咱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俗人呀,自然也渴望成为“一部分人”,年轻的心难免蠢蠢欲动,彼时的老师不像现在,可

以堂而皇之地办课外辅导班,按课时收费;“灵魂工程师”的最大优势,是一年之中有两个较长的假期,即寒假和暑假。

我最初打的“小九九”,是看准了某些商品的“双轨制”。不少紧俏物资,有平价和议价之分,两者之间差价悬殊。能供应平价商品的部门,比如物资局、农机局、煤炭站、“商粮供”(商业局、粮食局、供销社)等,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好单位。谁有门路,从这只手倒腾到那只手,财源就会轻轻松松滚滚而来。

这年暑假,我怀揣五彩缤纷的发财梦,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,汗流浃背赶到县城。咬牙花了半个月工资,买了烟酒糖茶等礼品,登门攀求一位在肥实部门当局长的八竿子外亲戚。我在亲戚局长面前“顾左右而言他”半天,才面红耳赤吞吞吐吐地微露主题:家中亲朋多有种地者,能否操心帮忙买几桶平价柴油?局长盯着我放在地上的网兜,沉思片刻,提笔写了一张便笺:“某某同志,兹有一亲戚,家中秋收耕地急需柴油,请酌情解决平价柴油壹佰斤。”

“某某同志”是我老家供销社的一位副主任,我们老早就熟悉。即使我自己去找他,“解决平价柴油壹佰斤”也应该没问题。我冒着酷暑绕了这么大

一圈儿,只换得区区“壹佰斤”,这不是涮人吗?别说挣钱,这“壹佰斤”的差价,抵得过我那一网兜礼品吗?

我走出局长家门,两手扯着便笺,凝视良久,先是哭笑不得,继而义愤填膺。他娘的,老子不要这“壹佰斤”了!就在“壹佰斤”行将香消玉殒的一刹那,我的脑海忽然灵光一闪,急中生智,旋即改了主意。回到家中,找出与便笺字迹颜色相同的蓝黑墨水,小心翼翼地将“佰”描改为“桶”,而后圈掉了“斤”字。这样一来,就成了“酌情解决平价柴油壹桶”。而一桶柴油的重量,是“叁佰斤”。

我心怀鬼胎,故作平静地将便笺递给“某某同志”。他迅速看了一眼,没有发现丝毫破绽,抬头笑眯眯地对我说:噢,一桶不够?老领导都写条子了,给你批两桶吧!

我大喜过望,兴奋得差点儿失态。上苍不负苦心人啊!

我没有高价出售这两桶柴油,而是直接匀给了几个经常给我家帮忙的乡邻。不是不想挣点儿钱,而是担心事后漏汤,惹来麻烦。

有了此次虽有风险却天衣无缝的“预演”,我底气大增,觉得自己像块跑业务能发财的料,完全可以再试身手,大展宏图。不久,即在报纸上读到一则启事:高唐县“某信息服务站”

可提供多种致富信息,每条只收取20元钱信息费,便可确保只赚不赔。启事最后注明:“来函索取,谢绝到访。”

我与一位朋友商议,不入虎穴焉得虎子,不“到访”怎知信息真伪?我俩不顾“谢绝”,当即启程,乘坐客车直奔高唐。到达县城一打听,报纸刊登的“某信息服务站”位于县城西南十余公里的某乡某村。我俩找到一家供销社旅店,交上押金,租了两辆自行车,夜袭队一般出了城。此时正是给玉米棵子施化肥的季节,我俩边走边打听,穿过一片接一片青纱帐,于太阳西下之际,终于找到一户没有院墙的农家。

走进黑乎乎、土坯屋,一位看不出年龄的农家妇女正在刷锅。泥土地面上猪拱鸡刨,一片狼藉。与此环境极不相称的是,西墙根下摆着一个木制报架,上面夹着六七种报纸,最外面一份是《致富信息报》。

我说,我找信息服务站。妇女说,就是这儿。我问,站长呢?妇女答,下坡锄地了。正说着,男主人光膀子扛着锄头回来了。此人四十来岁,个子不高,黑红脸膛,胡子拉碴。一见我们,他愣了一下,脸上现出诧异的神色。

听我们说明来意,光膀子站长先收了20元信息费,然后翻开一个脏乎乎的笔记本,浏

览一遍,提供了一条信息。眼下翻盖房屋的越来越多,自然新换门窗就多,玻璃的需求也多。当老师的,建议你们去购买成箱的玻璃,利用假期走街串巷,零割零卖,灵活机动,利润可是不老少哩。再然后,向我们推荐了淄博市博山区的一家玻璃厂。

这种信息,各类报刊上比比皆是,跑这一趟又是何苦来?我俩大失所望,一边嘲笑自己,一边在黑灯瞎火的乡间小路上骑行,直到半夜才返回县城,住进租给我们车子的那家供销社旅店。旅店极其简陋,小屋小床,蚊虫成群。我俩疲惫不堪,已顾不得许多,一人啃个凉馒头,用凉水冲冲脚,倒头就睡了。

第二天清早,有人砰砰敲门。赶忙爬起一看,只见窗后不远的柳树上,吊着一个人。据说是供销社的会计,贪污案发寻了短见。我俩大惊失色,甚觉晦气,早饭也没顾上吃,匆匆离去。

我的发财梦如同一只美丽的风筝,眼看就要飘上蔚蓝的天空。此次遭遇,却似一把锋利的剪刀,“咔嚓”切断了牵引风筝的线绳。嘿嘿,自己还真不是块跑业务能发财的料!

我重新落回现实的地面,死心塌地过起了循规蹈矩、平平淡淡的日子。直到今天,依然过着这种日子,平淡,踏实。